

相

相亲攻略
手册

姚佳黛〇著



这是我今年的第一场相亲，

我希望坐在对面的，是独一无二的你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姚佳黛〇著

相亲攻略 手册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亲攻略手册 / 姚佳黛著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5411-4936-8

I. ①相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1811号

XIANGQIN GONGLUE SHOUCE

相亲攻略手册

姚佳黛 著

策 划 周 轶
责任编辑 程 川 谭 黎
封面设计 象上品牌设计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王 冉
责任印制 周 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9.5 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36-8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— 目录 —

一月，你还没有出现 ······

二月，你睡在隔壁 ······

三月，下起了大雨 ······

四月，遍地蔷薇 ······

五月，我们对面坐着 ······

六月，青草盛开 ······

115

91

67

47

21

1

七月，悲喜交加

八月，我是瓶中的水

九月，你是青天的云

十月，你在海上，我在海下

十一月，我望见了十二月

十二月，大雪弥漫

来年春

283

263

235

213

191

169

141

一月，你还没有出现

01 JANUARY

S	M	T	W	T	F	S
1	2	3	4	5	6	
7	8	9	10	11	12	13
14	15	16	17	18	19	20
21	22	23	24	25	26	27
28	29	30	31			

02 FEBRUARY

S	M	T	W	T	F	S
				1	2	3
4	5	6	7	8	9	10
11	12	13	14	15	16	17
18	19	20	21	22	23	24
25	26	27	28			

03 MARCH

S	M	T	W	T	F	S
				1	2	3
4	5	6	7	8	9	10
11	12	13	14	15	16	17
18	19	20	21	22	23	24
25	26	27	28	29	30	31

04 APRIL

S	M	T	W	T	F	S
1	2	3	4	5	6	7
8	9	10	11	12	13	14
15	16	17	18	19	20	21
22	23	24	25	26	27	28
29	30					

05 MAY

S	M	T	W	T	F	S
			1	2	3	4
6	7	8	9	10	11	12
13	14	15	16	17	18	19
20	21	22	23	24	25	26
27	28	29	30	31		

06 JUNE

S	M	T	W	T	F	S
				1	2	
3	4	5	6	7	8	9
10	11	12	13	14	15	16
17	18	19	20	21	22	23
24	25	26	27	28	29	30

07 JULY

S	M	T	W	T	F	S
1	2	3	4	5	6	7
8	9	10	11	12	13	14
15	16	17	18	19	20	21
22	23	24	25	26	27	28
29	30	31				

08 AUGUST

S	M	T	W	T	F	S
			1	2	3	4
5	6	7	8	9	10	11
12	13	14	15	16	17	18
19	20	21	22	23	24	25
26	27	28	29	30	31	

09 SEPTEMBER

S	M	T	W	T	F	S
				1		
2	3	4	5	6	7	8
9	10	11	12	13	14	15
16	17	18	19	20	21	22
23	24	25	26	27	28	29
30						

10 OCTOBER

S	M	T	W	T	F	S
1	2	3	4	5	6	7
7	8	9	10	11	12	13
14	15	16	17	18	19	20
21	22	23	24	25	26	27
28	29	30	31			

11 NOVEMBER

S	M	T	W	T	F	S
			1	2	3	4
4	5	6	7	8	9	10
11	12	13	14	15	16	17
18	19	20	21	22	23	24
25	26	27	28	29	30	

12 DECEMBER

S	M	T	W	T	F	S
				1		
2	3	4	5	6	7	8
9	10	11	12	13	14	15
16	17	18	19	20	21	22
23	24	25	26	27	28	29
30	31					

4.

这是我今年的第一场相亲。

很遗憾的，我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这家餐厅藏在巷子里的老洋房里，我偏头避开木廊下的几盆吊兰，推开了门，铃铛急促响了几声，不大的店面里，客人们都下意识地抬起头望过来。

我四下看着，显得有些局促。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男人朝我招了招手，那张脸是在照片中见过的，说不上眉目清俊，但也算是棱角分明、清爽干净的模样。

“抱歉，今天路上堵得不得了。”我在他面前坐了下来，脱去了带着寒意的外套。

“理解，中环出了连环相撞车祸。”他的手指还在滑动着手机屏幕，显示着城区路段的路况地图。中环一段，红得发紫。

“Sandy你好，我是陆鸣。”他将手机锁屏，翻面扣在了桌面上，然后向我伸出了手。

这个动作让我给他加了很多分，现在的都市人，能把手机翻过去聊天的，大概相当于古代的叩拜大礼了。

我这才开始打量眼前的这个男子。他黑色的皮夹外套里面是灰色的羊绒毛衣，简单干净，细节上却也讲究。餐厅里暖黄

色的光线显得有些暧昧，他的面容一半隐在阴影里看不真切，唇边的笑容很淡。

“徐晓莉，叫我晓莉我就行。”我将我很平凡的中文名告诉了他，当然，我的英文名未见得超然脱俗到哪里去，只是图个好记。

陆鸣招呼了人来点餐，我瞄了眼全是英文的菜单，坐直了身子。他抬头问我吃什么。

我扯着嘴唇笑笑：“跟你一样。”

陆鸣也不多话，问了我的忌口，和服务员确认了点单，而后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。

我对他，又加了不少分。

姑姑跟我说过，陆鸣的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母亲是高中老师，他在美国读完管理的研究生，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，去年刚回国，很快找到很好的工作，年薪丰厚。姑姑的原话是：“有车有房，没病没灾，条件不要太好。”

我问过姑姑，他这样的条件干吗还相亲。

当时姑姑瞥了我一眼，有点嫌弃地看着我，你条件也不差，不是也找不到对象？

我那是被耽搁了。

我一直这么说，别人也是这么认为。闺蜜娇娇每次见我，都会指着天骂，林涛个贱人，吃完就跑，算什么东西。

除了“吃完就跑”这四个字我有点不太喜欢之外，其他的我都赞成。

林涛是我的初恋，我们在一起快八年，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。

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学文，他学理，我们在新生校友会上结识，很快就走到了一起，吵吵闹闹地牵着手，走过了象牙塔里的四年。

刚毕业的时候，我们俩就窝在二十八平米的出租房里，过着茶米油盐的小日子。都是刚入社会的新人，生活难免过得有些清苦，除了房租水电之外，几乎没有存款。林涛每天加班到很晚，往往凌晨一两点才回来，我早起上班时，他还在酣睡。我挺讨厌这样的生活，觉得就像是两条平行线，只有夜晚的那么几个小时交集在一起，各自沉睡，各自入梦。

但我很珍视我们在一起拼搏的青春，我知道我们总会走过这个寡淡的阶段的。我会每个礼拜省顿晚饭钱，买几朵艳丽的玫瑰放在房间里。窗台上我养了几株多肉，我买了很多彩色的玻璃球，阳光好的时候，能看见窗台五彩缤纷的光影。

我还买了彩灯，将它们串起来挂在窗帘上，等林涛半夜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把灯点亮给他看。我说城市太亮，星星都躲到我们家来了。

于是我们坐在床边，一起仰着头看彩灯一闪一闪。

林涛眼睛里都是彩灯的光，他对我说，晓莉，以后我们会买间大房子。

我窝在他的怀里，满是憧憬地问，有多大？

他认真地想了想，然后轻吻着我的额头笑着说，至少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我可以到隔壁房间睡，而不是睡在地板上。

林涛工作很努力，工作的第二年，就接到了大项目，待遇丰厚，前景也可见，只是要去北京。

我问他去多久。林涛面有难色，说最少两年。

他去北京之后，我就一个人住在这个二十八平米的小房子里。以前两个人住，总嫌拥挤，现在却觉得有些大了。我们经常联系。有时候想他，我跟他一通视频就开始哭，哭着哭着睡着了，半夜醒了，视频还没关，他还在那头忙着工作。

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帘上的星星想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

两年后他在北京的项目结束了。上司很赏识他，想留他在北京继续工作。

他把这事跟我说了，然后沉默了。我问他是否已经决定了，他点了点头。我期待着，他会跟我说，晓莉我们结婚吧。

只要他说，我第二天就辞掉工作去北京找他。

但是他没有。

半年之后，娇娇收到了他婚礼的请柬，我没有。

娇娇把他的请柬撕了，按着请柬里新娘的名字入肉到了她，给她寄了一箱东西。不是炸弹，而是林涛这些年与我的各种合影及往来的信件。

其实是挺多此一举的事情，林涛的婚礼依旧如期举行了。

我在这间二十八平米的房子里躺了整整一个礼拜，与世隔绝，不知昏晨，只看见那躲藏在我的房间里的星星，一颗颗暗淡下去。别傻了，城市里怎么会有星星。

娇娇说她撞破门来捡我的时候，我都要臭了。

我将窗帘上的彩灯摘了下来扔掉，最后还是敌不过心魔，搬到新的住所去了。我仿佛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，梦过无痕，梦醒之后，我已经二十五岁，马上二十六岁了。

二十五岁以后的年月，特别不经过。然后很快，我二十七

岁了。

陆鸣的手机伏在桌面上振了几下，他翻开看了眼，有点歉然地看着我指了指外面。我点头，他便拿起手机走到外面接电话去了。我有意无意偏头看他，廊下枝繁叶茂，将他的身影挡去大半。我也不知那有什么看头，就发神看着，可能是怕他借着接电话的由头就这么跑了吧。毕竟这样的戏码，我让娇娇帮我演了不少。

过了几分钟，他进来了。

正好餐点上桌，我帮着摆餐盘，他重新坐下来，解释道：“我母亲的电话，问我们见面是否顺利。”

我想起我们的渊源，他的妈妈与我的姑姑是高中同学，三十年的友情，现在的话说，叫闺密。我只笑不说话，叉起水果沙拉里的圣女果一口吃了。

是否顺利呢？

他只是介绍着点的每道菜的亮点和特色，没有问我任何关于我工作、爱好、家里几口人几套房这样的相亲须知问题。为防冷场，我聊着最近恼人的寒冷天气，聊着堵得够呛的交通和近期热门的话题。我也回避着和他相关以及与我相关的任何话题，直觉告诉我，前者他不一定会说，后者，他不一定想知道。

餐食过半，陆鸣终于提到了相亲这件事。

“其实我还没有相亲的意思，母亲的要求我也不好拒绝。”

陆鸣这么说着，看了我一眼，“徐小姐想必也是。”

这样我能说什么呢，人家根本没有相亲的意思，只是走个

形式。

我想我只是被姑姑坑了。

我们走出餐厅，街上暖色的灯光落在微雨的路上，空气潮湿且带着寒意，我吸了吸鼻子，把自己裹紧。

陆鸣与我一同走出巷子，然后他说：“下雨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我笑着摇头，语气里多少还是带着寒暄：“附近有地铁。”

我们在街角路灯下站着，疏离的雨线落下来，印在他的外套上。他听了也不再提，从手提包里拿出把黑色的折叠伞递给我。

“徐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他唇边扬起淡淡的笑痕，“长辈们那边，还请多多丑言几句。”

这话倒是有意思，我扑哧笑出声：“好说好说。”

我接过他的伞，在街口与他告别。我试图脚步轻快头也不回地走，但心里总有莫名的不悦压着，一时间也说不清楚。

但毫无疑问的，这场相亲，失败了。

2.

在我与陆鸣见面之前，我就有了他的微信。

见面前，我只看了眼他的头像照片，记个脸熟。我想他应该也是，不然也不会叫我“Sandy”，这是我微信上的名字。

洗好澡我躺在床上，举着手机想了会儿，点进了他的朋友圈。统共加起来不超过十则图文，真是一个寡淡的人。

最近的一条朋友圈，是去年的十二月。

一张外滩的照片，色调黑白，冬树萧索，寂寥无人，建筑都显得冷峻。他的配文写着：我来了。

这话像是对谁说的。

我看着有猫腻，又往后翻，再早一则也是外滩，应该是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照的，只是色调鲜艳了许多，能隐约听见蝉鸣的感觉。他写着：“我望见了十二月，十二月大雪弥漫。”

我有些看不懂了，却觉得这个陆鸣，是个有点故事的人。正想继续往前看，电话却打了进来，是娇娇的。

“晓莉你在干吗，相亲相完没，相完快点过来嗨。”电话那头娇娇的声音几乎被杂乱的背景音乐声淹没，“我在衡山路。”

“你今天不是夜班吗？”我愣了愣，看了眼表，现在已经

快十二点了。

“小夜班，刚下班直接就来赶场了。”娇娇那边有点喘，“快快快，赶紧的，我看见帅哥了。”我这边沉默了下，暗赞她到底年轻有精力。在急诊上完小夜班还有心力去酒吧赶场的护士，大概没有多少。

“不了。”我暗暗打个哈欠，“今天累了，想早点睡。”

“你等等。”娇娇那边像是找了个安静点的地方，“相亲不顺利吗？”

我迷迷糊糊躺着，跟她大致说了今夜的情形，陆鸣惜字如金的几句话，倒也跟她如数复述了。

“哼，什么叫没有相亲的意思？这话说得万金油得很，跟好人卡没什么区别。还什么‘多多丑言’？真是矫情，晓莉啊，你直接跟你姑妈说他是个gay就好了。”娇娇在电话那边叨叨着，她一向对我相亲的事和相亲的人抱着否定意见，这次也不例外，“那你先歇着吧。我玩去了。”

娇娇最后几句话，又淹没在沸腾的音乐里。

我重新打开陆鸣的朋友圈，看着那张黑白色的外滩发神。

“我望见了十二月，十二月大雪弥漫。”

我明白了之前与陆鸣告别时自己淡淡的不悦是什么了，原来是被发了好人卡啊。

隔天与姑姑说了相亲的反馈，言语里透露着些对他的不喜欢。姑姑数落了我几句眼高手低，然后很快又帮我安排了下一场相亲。

在衡山路上的一个咖啡厅，大大的落地窗可以望见街上飘

着细雪。这次我早早就到了，点了杯美式咖啡安静地等着。约定时间的前五分钟，走进来了个戴着毛线帽穿着宽大卫衣的高个子男生，约莫二十五六岁，总之看起来要比我小。他晃晃荡荡向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心里默默给他扣了几分。

“嗨，是徐晓莉吗？”男生冲我笑了笑，“我是曹满。”

我点头问好，曹满在我对面坐下来，尖尖的凳腿划过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扣分。

“你比照片上要好看。”他把毛线帽摘了，一面拨弄着杂乱的头发一面笑着说。

哪有一见面就评论女生长相的，扣分。这是我可悲的地方，面对陌生人，我总是拿着个计分板。

曹满点了杯热的香草拿铁，然后他捧着杯子问我：“徐晓莉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”

时间停顿了几秒钟，我老老实实回答道：“水瓶。”

“哦。”曹满应了声，侧头想了下，“我是双子，我们性格挺配的。”

这……我猜想我的表情应该是客套地笑着的，内心翻了个白眼，继续默默地扣分。

好在曹满是个外向开朗的人，没有那些局促的寒暄，嘴边的话题也是信手拈来，当然关于星座的话题他与我普及了不少。总的来说我们的见面不算尴尬寡淡，甚至时有欢声笑语。我对曹满虽印象分不太高，但也不至于厌恶，权当随缘结交个朋友的事情。

窗外的雪变大了，大盏大盏的雪片很急很重地落下来，街

边的法国梧桐渐染霜白。印象中上海好几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。我偏头看着，忽然有些失神。

我记得这条街，以前也时常走。那时候林涛在附近上班，傍晚的时候我就坐地铁到他公司楼下转，等他下班一起回家。他依旧经常加班，我就买杯美式咖啡沿着衡山路一遍遍来回地走。我很喜欢这条路上的各种建筑，别有风味的小洋房和小巧精致的阳台。春天看残存零星寒意的枯树生出新芽，夏天喜欢在树荫下捧起斑驳的光点，秋天喜欢踩梧桐又大又脆的落叶，冬天看着光秃的枝丫幻想着那是做魔杖的绝好材料。

那年冬天格外冷，也是难得下了雪。

我在雪里等了他很久，街边的法国梧桐染了风雪变成白色，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出现在公司楼下。他责备我怎么不记得撑伞，满身的雪。我一面笑着说雪不算雨，一面挽起他的胳膊。然后我们在这条路上踏雪慢慢走着，我叽叽喳喳地说着上班的事，他心不在焉地听着。

林涛忽然侧头问我，晓莉，你过得开心吗？

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一句问，我有点纳闷，也没走心。

开心啊，怎么不开心。你今天早下班了呢，回家你陪我看《海绵宝宝》好不好。

有雪片落在我仰起的脸上，初落有一丝凉意的刺痛，然后化成了水。林涛低头看着我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然后他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应了声好。

最受不了摸头杀了。

我也不管街上有没有人，搂紧他的胳膊就往他怀里蹭。雪

越落越大，他的怀抱很温暖。开心啊，我很开心。

然而我后来才渐渐明白，当时林涛问我开心吗是为什么。他或许不是在问我，而是在问他自己。

很遗憾的是，我没有给他一个他满意的答案。

曹满正在说他的上升星座是双鱼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振动了，我瞄了眼，是娇娇的微信，约我晚上吃饭。

曹满问我：“朋友？”

我补充了一句：“闺密。”

“漂亮吗？”曹满紧接着又问，“什么星座的？”

真是失礼……

刚刚因为他给我普及星座知识而加的分又被扣掉了。我与他敷衍几句，便用另外有约的理由和他在衡山路的街头say goodbye了。

这次我的内心很轻松，踩着薄薄的雪，简直是健步如飞。